

說故事的人

THE STORYTELLER

Jodi Picoult ◎著

蘇瑩文 ◎譯

我不能說些我們的童年回憶，因為那太惹人難過。
我也不能編織未來，因為我們幾乎沒有未來。
我能給的，只有讓我活下來的小故事。

THE STORYTELLER

說故事的人

Jodi Picoult • 著
蘇瑩文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41

說故事的人 The Storyteller

作者◆茱迪·皮考特 (Jodi Picoult)

譯者◆蘇瑩文

發行人◆施嘉明

總編輯◆方鵬程

編輯部經理◆李俊男

主編◆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校對◆時獵文化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10046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傳真：(02)2375-2201

營業部：10660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十九巷三號

電話：(02)2368-3616 傳真：(02)2368-3626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E-mail：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blog.yam.com/ecptw

THE STORYTELLER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2013 by Jodi Picoul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4 年 2 月

定價：新台幣 380 元



ISBN 978-957-05-2905-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謝辭

我以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的《向日葵》（*The Sunflower*）當作本書的開端。維森塔爾曾經是納粹集中營的俘虜，有一天，他被帶到了一名垂死的親衛隊士兵床前。這個士兵想懺悔，而且想尋求一名猶太人的寬恕。維森塔爾發現，他所面對的這個道德難題，是對於大屠殺受害與加害雙方拉扯的眾多哲學和道德分析起點。這讓我開始想，如果有人在幾十年之後，對一名猶太俘虜的孫女提出同樣的要求，情況會如何發展。

要以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違反人權罪為基礎來寫作小說，是一件讓人卻步的任務。原因是，就算你寫的是虛構小說，但寫出正確的細節儼然是對倖存者，以及不幸受害者的敬意。有了下面許多人的協助，我才能夠寫出活在現在這個世界的嫻乏，以及活在過去的敏卡。

我要感謝 Martin Philip 教我如何烘焙，並且讓我度過寫作事業中最美味的課程。感謝維吉尼亞州阿靈頓 One More Page Books 書店的 Elizabeth Martin 教我如何以最惡毒的意圖烘焙。

感謝 Katie Desmond 告訴我許多天主教學校的軼事趣聞。感謝 Allyson Sawyer 教會我許多塔雅在舞蹈時用到的專有名詞。感謝 Susan Carpenter 讓我知道哀傷輔導小組的成員如何互動。感謝 Alex Whiting、Frank Moran、和 Lise Gescheidt 回答我有關基礎法律、執法相關，以及戰爭法庭的問題。

寫作這本書的期間，我拍賣了書中一個角色的名字，來為同性戀公民權團體 Gay and Lesbian Advocates and Defenders 募款。感謝瑪麗·德安吉利的慷慨，也感謝她提供她的名字給嫻芝最好的朋友使用。

司法部人權暨特偵小組政策及策略部門的負責人 Eli Rosenbaum 是真實生活的納粹獵人，感謝他在

屠殺惡龍之餘還抽空提供資料，讓我知道他的工作內容，並以他的經驗來創造出書中角色。知道仍然有像他這樣的人不屈不撓地做這些事，我心中有限的感激。（而且我要感謝他容許我書中的歷史研究員以超乎尋常的速度從國家檔案中心取得資料。在真實生活中，這要花好幾天時間，而不是幾分鐘。）

我要感謝為我上了第一堂「第三帝國」課程的 Paul Wieser，感謝 Steffi Gladebeck 讓我對德國有概略的認識。我尤其要感謝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資深歷史研究員 Peter Black 博士，他容我提出無數個問題，以超凡的耐心糾正我的錯誤，幫助我架構出納粹的養成之路，並且閱讀了初稿中的段落，以確定史實的正确性。這是我的肺腑之言，沒有他的投入，我不可能寫出這本書。

我要感謝 Emily Bestler Books / Simon & Schuster 的皮考特小組成員：Carolyn Reidy、Judith Curr、Kate Cetrulo、Caroline Porter、Chris Lloreda、Jeanne Lee、Gary Urda、Lisa Keim、Rachel Zugschwert、Michael Selleck，以及許多一路上幫助我成長的人。感謝傑出的公關團隊：David Brown、Valerie Vennix、Camille McDuffe，以及 Kathleen Carter Zrelak，你們的表現專業又優秀，讓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樣對新書充滿了熱忱。感謝 Emily Bestler，我珍視你的指導、友誼、對我作品的信任，以及你找出最佳購物網站的絕佳能力。

Laura Gross，祝你週年快樂。感謝你提供的安息日聚會資料，感謝你讓嫻芝融入你的生活，我特別要感謝你來擔任我的私人助理。

感謝我父親，我們小時候，他真的曾經用唐老鴨的聲音來主持逾越節的儀式。而我的母親，我早知道她非同小可，但沒想到在我問她是否可以幫我找到幾名大屠殺倖存者之後，她竟然可以在一天之內開出附電話號碼的名單。她為我的這本書鋪好路，對此我真心感激。

然而，我最要感謝的是這些倖存者。在蒐集本書資料時，我有機會和這些令人讚嘆的大屠殺倖存

者談話，他們在隔離區、鄉下、城裡，在集中營裡的親身經歷提供我想像空間，並且讓我創造出敏卡這個角色。儘管敏卡經歷了與倖存者和納粹獵人敘述中相似的恐怖經歷，但這個角色並非來自我見過或聽聞過的人，而是虛構出來的人物。感謝為我敞開家門和心胸的倖存者，你們願意和我分享你們的故事，是我的榮幸。感謝你，Sandy Zuckerman，將你母親的手稿提供給我；感謝 Sylvia Green 提供我大屠殺時期的經歷。感謝同為作家的 Gerda Weissman Klein 給我的鼓勵和創意。感謝 Bernie Scheer，謝謝你誠實慷慨地把你的故事告訴我。感謝 Mania Salinger，謝謝你的勇氣，讓我翻索出你生命中的點點滴滴，謝謝你成為我珍視的朋友。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Tim、Kyle（你很有遠見，在我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修了德文）、Jake，以及 Samantha（謝謝你幫我蒐集了幾個吸血鬼的故事）。你們四個是我生命的故事。

父親把喪禮的細節託付給我。「安妮雅，」他說：「我葬禮上不要看到威士忌，要用頂級的黑莓酒。還有，提醒你：記得要大家都別哭，跳舞就好。在他們把我棺木吊進墓穴時，我要喇叭響亮吹奏，還要白色蝴蝶。」我父親就是這麼有個性。他是村裡的麵包師傅，每天除了為居民烘烤麵包，他還會特別幫我烤一個與眾不同的麵包。他在麵團裡加入肉桂和濃郁的巧克力，為我烤出這個外型像公主小皇冠的麵包。其中的祕密配方，他說：是他對我的愛。他的愛足以讓這個麵包比我嚐過的任何東西都美味。

我們住在村郊，這個村子小到每個居民彼此都認識，叫得出名字。我家主屋的牆壁是以卵石砌成，屋頂用的是乾草，而父親用來烤麵包的壁爐同時提供了小茅屋溫暖。我在後院的小花園裡種了一些豆子，當父親拉開磚爐小門，把長鏟子伸進爐裡拉出一條條外皮烤得香酥的麵包時，我常坐在廚房桌邊剝豆筴，看著爐裡紅色的餘燼勾勒出他汗涇背心下結實的背肌線條。「我不想在夏天辦喪禮，安妮雅，」他老愛說：「你千萬要讓我死在一個吹著清風的涼爽日子裡，而且要在候鳥南飛之前，這樣，牠們才可能為我歡唱。」

我假裝記下他的叮囑。我不介意這類觸及死亡的話題；我覺得父親強壯得很，也不相信他這些願望真會有實現的一天。村裡有些人對於我們父女之間這種互動、拿這種會發生的事實開玩笑，感到有些奇怪。因為我母親在我襁褓時便已經過世，家裡只剩下我們兩個人相依為命。

那天正好是我十八歲生日。之前曾經有幾個農夫抱怨過，他們出門餵雞時，看到雞舍裡只剩下一灘灘沾了血的雞毛，要不就是牛犢被啃得幾乎只剩骨頭和喻喻作響盤旋在上的蒼蠅。「是狐狸，」這是巴魯克·貝勒的看法。他是稅務官，他的大宅在村中廣場的盡頭，宛如皇室貴族配戴在頸子上的珠寶。「也可能是野貓。上繳積欠的稅金，那麼你們便會受到保護。」

他在我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來到我家小屋。我所謂的毫無準備，是指我們沒拉上門，熄掉爐火，假裝

自己不在家。當時父親正忙著把麵團揉成心型——他在我生日當天一定會烤心型麵包，讓全村居民都知道這天是個特殊的日子。巴魯克·貝勒衝進廚房，舉起柱頂鑲金的拐杖往工作檯上一敲。麵粉隨著他的動作飄散，像是一朵雲，而在粉塵落定之後，我低頭看到父親手中的麵團成了破碎的心。

「拜託，」我那從來不求人的父親說：「我知道我保證過，但生意實在不好。如果你再給我一點時間……」

「你拖欠稅款，艾米，」貝勒說：「我有權逕行處理你這個破爛的小地方。」他往前靠上來。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覺得自己的父親並非舉世無敵。「但因為我生性慷慨，是個大好人，所以我願意寬限你到這個週末。到時候如果你繳不出錢來，嗯，我就不保證會發生什麼事了。」他像拿武器一樣拿起拐杖，雙手握住拐杖兩端。「最近發生了不少……不幸的事件。」

「所以我們的生意才會那麼差，」我囁嚅地說：「大家不上市場，因為他們怕外頭的野獸。」

巴魯克·貝勒轉過頭來，彷彿首次發現我的存在。他上下打量我，從我紮成麻花辮的深色頭髮一路看到我穿著皮靴的雙腳，我這雙靴子破了好幾個洞，用厚厚的法藍絨補了起來。他的目光讓我不由自主地打顫。警衛隊長達米安在我走過村子的廣場時也會盯著我看——達米安像隻貓，把我當奶油看，但貝勒的目光不同。不，貝勒像是在打量財物，似乎想評估我值多少錢。

他伸手越過我的肩膀，從我背後的網架上拿起一個剛出爐、正待冷卻的心型麵包。他把麵包夾在胳膊下，說：「我拿這當抵押。」接著大刺刺地走出小屋，偏偏不隨手關上門。

父親看著他離開，聳了聳肩。他抓起另一把麵粉，又開始揉麵團。「別管他。他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總有一天，我會在他的墳上起舞。」他轉頭看著我，露出微笑，臉色緩和了下來。「這讓我想到，安妮雅。我葬禮上要安排排隊歡送，先由孩子們沿路撒下玫瑰花瓣，後面跟著一群漂亮女士，讓她們打著像

溫室花朵一樣的漂亮陽傘。接著是我的靈車，我要四匹——不——五匹雪白的馬來拉車。然後呢，我希望讓巴魯克·貝勒走在隊伍的最後面，負責清理馬糞。」他仰著頭大笑。「當然啦，除非他先死。而且越早越好。」

我父親把喪禮的細節託付給我……可是到了最後，我卻來不及為他辦後事。

第一部

在一個不再將人視為人，
而且再三證明人已非人的世界中，
我什麼也不信。

西蒙·維森塔爾

《向日葵》

爛芝

這個月的第二個星期四，鄧博斯基太太帶著她過世的丈夫來到輔導小組。

時間才剛過下午三點，這時多數人都還拿著紙杯，正要去倒難喝的咖啡。我帶來一盤糕點，因為上星期史都華告訴我，他之所以願意繼續回「伸手助人協會」來參加哀傷輔導療程，全是為了我烤的奶油胡桃鬆糕。就在我擺放糕餅的時候，鄧博斯基太太怯生生地朝她抱在手上的甕子點了個頭。「這是賀伯，」她告訴我，「賀伯，這是爛芝，是我向你提過的烘焙師傅。」

我愣愣地站著，低頭——這是我的一貫動作——讓頭髮遮住我左側臉頰。我相信，和某人被火化的另一半打招呼一定有特定禮節，但是我不知該怎麼做。我應該說你好？還是握握骨灰罈的把手？

「哇。」最後，我終於發出聲音。這個小團體的規則雖然不多，但都不容動搖：當個好聽眾，不要妄下評斷，不要為別人的哀傷設定上限。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畢竟，我到這裡來也將近三年了。

「你帶了什麼東西過來？」鄧博斯基太太問道。這時我才明白她為什麼會把丈夫的骨灰罈帶過來。小組上次見面時，我們的輔導員瑪姬建議大家分享回憶，無論我們失去的是什麼都可以。我看到西菴抓著一雙手織的粉紅色小襪子，她抓得好緊，連指節都發白。依瑟兒拿的是電視遙控器，而史都華帶來——這不是第一次了——在他第一任妻子過世後複製下來留念的青銅面具。這個面具已經在我們這個輔導小組出現過好幾次，在這天鄧博斯基太太把賀伯帶來之前，史都華的青銅面具可說是讓我覺得毛骨悚然的東西。

在我結結巴巴想開口回答之前，瑪姬已經先召集了小組的成員。大夥兒各自拉了張折疊椅，圍成一圈。座位間隔不遠，近到足以讓我們可以拍拍某人的肩膀，或是握住對方，以表示支持之意。小圈

圈的中央放著一盒瑪姬每堂療程都會帶來的面紙，以備不時之需。

通常瑪姬會用大範圍的問題來開場，比方：九一一事件發生當時，你們人在哪裡？這樣的問題可以引導大家談論起社區性的小規模悲劇，有時候，這麼做會讓人更容易談及個人的傷痛。但儘管如此，小組裡總有人不開口說話。我甚至曾經在好幾個月之後，才聽到某個新成員的聲音。

然而，瑪姬在今天直接聊起我們帶來的紀念品。依瑟兒舉起手。「這是伯納德的，」她用拇指摩擦著電視遙控器，「我本來不想讓遙控器變成他專用的東西，天知道，我試過至少上千次，想拿開這個遙控器。我連對應的電視都沒留下來。但是我好像沒辦法扔掉這東西。」

依瑟兒的丈夫還活著，但是他罹患阿茲海默症，已經不認識她。人會因為各式各樣、由小至大的失落而痛苦。你會遺失鑰匙、眼鏡或失去童貞。你可能会昏了頭，喪失良心甚或理智。你會搬出自己家住進可提供協助的機構、會有子女遷居海外，或是，你必須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配偶逐漸進入失智狀況。失去，不僅限於死亡，而哀傷是灰澀的情緒，則會以各種型態出現。

「我丈夫也霸占遙控器不放，」西菟說：「他說，那是因為女人掌控了遙控器以外的一切。」

「其實那是一種本能，」史都華說。「男人大腦裡控制領土概念的區塊大於女人。我在約翰·泰斯」的節目裡聽來的。」

「所以經他這麼一說，就成了神聖不可推翻的定論？」喬瑟琳翻了個白眼。她和我年齡相當，都二十來歲。而和我不同的，是她對任何四十歲以上的人都缺乏耐心。

「謝謝你和我們分享你的紀念品。」瑪姬迅速插話。「嫻芝，你今天帶了什麼東西過來？」

大家全看過來，我感覺到自己臉色脹紅。雖然我認識輔導小組裡的每一個人，儘管我們圍成互信的圓圈，在眾人審視的目光下剖析自己，仍然讓我痛苦，猶如海星般緊攀著我左眼皮和臉頰傷疤的皮膚似乎比以往常更緊繃。

我用動遮住眼睛的瀏海，拉出無袖背心下那條掛著我母親結婚戒指的鍊子。

母親過世至今已三年了，我當然知道為什麼我每次想到她，仍然有種被利刃刺進肋間的感覺。也就是因為這樣，我成了唯一從開始便留在這個輔導小組裡的成員。其他人來這裡是為了療癒，而我則是為了懲罰。

喬瑟琳舉起手。「我對那東西真的有意見。」

我的臉更紅了，我以為她指的是我，接著才發現她一直盯著鄧博斯基太太放在腿上的骨灰罈。

「太讓人反胃了！」喬瑟琳說。「不該帶過世的东西出席，我們應該要帶的是具有紀念意義的物品。」

「他不是東西，他是人。」鄧博斯基太太說。

「我不想火化，」史都華若有所思地說：「我做過死於火災的噩夢。」

「新聞快報：在你被送進焚化爐之前，你早就死了。」喬瑟琳說。鄧博斯基太太哭了出來。

我伸手抽出面紙遞給她。瑪姬溫和但堅定地提醒喬瑟琳，輔導小組是有其規則的，這時候，我起身走向走廊盡頭的洗手間。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一直將「失去」當作正面的結果。我母親曾經說過，她就是這樣才遇到了一生的至愛。她把皮夾忘在餐廳裡，副主廚看到之後，找出了她的聯絡方式。當他打電話給她時，她

不在家，她的室友幫忙留下口信。我母親回電，接電話的女人找來了我父親。他為了歸還皮夾約了她見面，兩人見面後，她發現他完全符合了她所有的夢想……但她同時也知道，之前，當她打電話找他的時候，接電話的是個女人。

還好，那個女人是他的姊姊。

我十九歲那年，父親心臟病發過世。三年後我失去了母親，而我唯一能讓自己覺得合理的解釋是：她終於能和他相聚。

我走進洗手間，將蓋住臉的頭髮往後撥開。

到了現在，我臉上凹凸不平的傷疤已經褪成了銀色，傷口從我的臉頰一路劃到眉毛旁邊，像是絲質皮包的開口。只不過我的眼皮下垂，皮膚繃得太緊，一時間，你可能看不出我臉上有什麼不對——至少我朋友瑪麗是這麼說的。但大家都看得出來，只不過太客氣而沒多說，除非這個人不滿四歲又出奇誠實，才會指著我的臉問他們的母親，這位女士的臉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雖然創傷已經褪色，我眼裡看到的仍然是意外剛過之後的模樣：一道腥紅扭曲，猶如閃電般的傷口撕裂我對稱的臉孔。就這點而言，我猜，我和得了厭食症的女孩一樣：體重不到四十五公斤，卻覺得鏡子裡有個胖女人在回瞪自己。說實在，這對我可不是傷疤而是地圖，從這裡開始，我的人生開始走進歧途。

走出洗手間時，我差點撞倒一個老人。我个子高，看到他頭上一圈白髮當中的粉紅色禿頂。

「我又遲到了，」他說話帶著濃濃的英國腔。「我找不到路。」

我們大概都一樣吧。所以我們才會來到這裡：和失去的事物拴在一起。

這個老人是輔導小組的新成員，才剛來兩個星期。到目前為止，未曾在任何聚會裡發言。然而我

第一次看到他就認出了他，只是不記得為什麼。

現在我想起來了。是麵包店。他經常帶他的臘腸狗光顧麵包店，而且永遠點新鮮的奶油餐包和黑咖啡，然後花好幾個小時在黑色小記事本上寫字，小狗乖乖睡在他腳邊。

當我們走進會議室時，喬瑟琳正在分享她的紀念品，看起來像支扭曲毀損的骨頭。「這是蘿菈的，」她說，雙手拿著牛皮骨頭輕輕轉動。「在我們讓牠安樂死之後，我在沙發下面撿到的。」

「你何必到這裡來？」史都華說：「那不過是隻該死的狗而已！」

喬瑟琳眯起雙眼。「至少我沒幫牠做個青銅面具。」

他們吵了起來，我和老人在這時候坐進了圈圈裡。瑪姬利用這個機會分散大家的注意力。「韋伯先生，」她說：「歡迎你加入。喬瑟琳正要告訴我們她的寵物對她意義非凡。你有沒有養過寵物呢？」

我想起他帶到麵包店來的狗。他一向和牠分享奶油麵包，對半分。

但是他沒說話。他低著頭，彷彿有人將他壓在座位上。我認得這個姿勢：他希望自己能消失。

「對寵物的愛有可能勝過愛一個人。」我突然發言，連自己也嚇了一跳。大家都轉頭看著我，因為我和別人不同，極少主動開口讓自己成為焦點。「重點不在於你心裡為了什麼而有個洞、有個遺憾；而是在於缺口確實存在。」

老人緩緩抬起眼睛。即使透過遮住臉的頭髮，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熾熱的目光。

「韋伯先生，」瑪姬也注意到了，她說：「你今天是不是也帶了什麼紀念品來和大家分享……」

他搖搖頭，藍眸的目光淡定，看不出任何情緒。

瑪姬沒插話，讓沉默的片刻成為祭壇上的獻品。我能瞭解，因為有些人來這裡是為了發言，其他人只是想聆聽。但寧靜無聲卻彷彿心跳的節拍，震耳欲聾。